

# 『素問大要』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 (100029)

钱超尘\*

## 『素問大要』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 (100029)

钱超尘

『素問大要』는 한국의 李圭峻이 편저한 중의문헌과 임상이론이 결합된 중요한 저작물이다. 이 책은 光武甲辰八年(1904년) 음력 3월 16일에 완성되었고, 光武丙午(1906년) 초여름 密陽 琴川에서 雕版刊行되었다. 이 책의 저자인 石谷 李圭峻(1855-1923)은 경상북도 영일군 사람으로 『素問』 뿐만 아니라 『靈樞』 『傷寒論』 『金匱要略』 『難經』 『脈經』 및 金元四大家의 저작 등에 대해서도 심도 깊은 연구를 하였다.

『素問大要』의 주요 공헌은 『素問』의 주요 문장을 匯集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李圭峻 자신의 의학이론과 임상사상이 표현되어 있다는 것이다. 李圭峻은 『素問』의 여러 篇 가운데 특히 「生氣通天論」의 문장을 통해 “陽秘乃固”의 사상을 중요시 하여, 陽氣의 작용을 강조하면서 “陽常有餘陰常不足”의 片面性을 극복하였다. 이러한 과정에서 그가 제시한 이론은 바로 “扶陽論”으로, 그는 『內經』 十八卷의 내용을 한 마디로 요약하면 “陽密乃固”라고 주장하였다.

한편 그가 『素問大要』를 저술하면서 底本으로 삼았던 것은 明代에 刊行된 顧從德本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李圭峻은 顧從德本을 底本으로 하여 『素問』의 문장을 해석하였고, 아울러 校勘을 병행하였는데 그의 校勘法은 일정한 版本에 근거한 것이 아니라 자신의 『素問』에 대한 이해를 중심으로 校勘을 하였다. 또한 그는 訓詁學 方面에서도 일정한 식견을 갖추고 있는 것으로 확인되었다. 마지막으로 『素問大要』는 刊行本과 手抄本이 유행되고 있는데, 手抄本의 경우 訛傳된 글자가 많으니 刊行本 및 『素問』의 원문과 대조하여 잘못된 글자를 바로잡을 필요가 있다.

Key Words : 素問大要, 李圭峻, 陽密乃固, 扶陽論

解此书的人.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没有地方寻找资

## I 绪论

『素問大要』는 한국 李圭峻 (1855-1923) 編著의 一部重要的 中医文献与 临床理论相结合的著作. 此书成书于 光武甲辰八年 (公元1904年) 旧历3月16日, 距今已经102年了.

『素問大要』是一部好书, 但是在中国几乎没有了

料, 除了仔细从书中寻找资料外, 就是向我的朋友 釜山东义大学校韩医科大学 金重汉教授请教. 2006年7月9日 金重汉教授通过e-mail来函说: “『素問大要』編著者为 石谷李圭峻, 笔写本的笔写者为 无为堂李元世. 他是石谷末年的弟子, 谒见石谷受学, 过了两年石谷就逝去了.” 7月10日 金重汉教授又来一函: “『素問大要后识』里的 李鍾淳和李元世是两个不同的人. 李鍾淳是石谷先生的弟子之一. 这本书于光武丙午

\* 교신저자: 钱超尘, 北京中医药大学(100029), 86-010-64 28-6970, qianbeichen@yahoo.com.

(1906)初夏在密阳琴川(密阳是位于庆尚南道的一个地名)雕版刊行。石谷(1855-1923),庆北迎日郡人。李元世(1904-2001),享年97岁”。日本三木荣撰『朝鲜医书志』对李圭峻的介绍是:“『素问大要』四卷,李圭峻撰。光武丙午初夏密阳琴川新刊。号石谷。庆南医人。传未详。杏林书院藏。闕逢执徐甲辰(光武八年),西纪1904。柔兆敦戕丙午光武十年。”这些材料对我写这篇文章都很有价值。

本文谨把我的读书心得写在下面,由于资料缺乏,文章可能存在错误,我诚恳希望韩国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 II 本论

### 1 李圭峻对『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与演变发表了重要见解。

他在『黄帝素问大要题识』中说,『黄帝内经』由黄帝所作:“『素问』谁人所作?先儒有云战国时人所作。其果然乎?余观『素问』之为书也,上穷天地阴阳之原,中通死生幽明之故,下察昆虫草木之微,靡不底极,非神圣生知,其孰能与于此?孔子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达死生之理,知草木之味,其『素问』之谓乎?”但此书传至战国之末,增入后人之论,“故其中亦多有前后矛盾者,乃述者之自为誇张,是岂黄帝之终始乎?”又说:“『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非尽黄帝书也。”『黄帝内经』至汉代尤其至金元时代发生了较大变化。他指出:“自汉以下,委诸方技,置之贱工,于是方士厉手,简有错,字有讹,有不可读者。唐王冰改补而注次之,宋博士高保衡等衰集而校正之,犹未能辨其伪而覆其本。”金之刘完素元之朱震亨“其书不根经旨,不原天机,无稽无验,而黄帝之道遂绝矣!”日本丹波元简在『重刊难经集注序』也有同样的观点:“盖我医之为学,李朱出,而古义晦,犹儒家宋说兴,而汉学废矣。”<sup>(1)</sup>

李圭峻关于『内经』成书时代的观点与他对于金元四大家的评论与中国现代学者研究的结论虽然有所

区别,但是,作为一百年前韩国学者研究『内经』的流传史竟然达到如此深入而高超的水平,实在令人敬佩。

### 2 李圭峻的医学修养是全面的,医学理论的造诣是精深的。

李圭峻不仅对『素问』有很深入的研究,而且对『黄帝内经灵枢』『伤寒论』『金匱要略』『难经』『脉经』以及金元四大家的著作也有深入的研究。在卷一『金匱真言论篇第三』引用『灵枢经』有关段落,在『灵兰秘典论篇第五』引用『灵枢经营卫生会篇』。卷首『黄帝素问入式』关于六经的概括和『六经起止歌』的歌诀,是对张仲景『伤寒论』六经理论的概括。在『六经起止歌』中引用『难经』第38难原文,介绍奇经八脉。在『素问附说脉解』中引用『难经』第5难,驳正王叔和,等等。从他引用的书籍中,可以清楚看到他对中国古典医学著作是非常熟悉的,决不仅仅精熟『素问』一书而已。由此使我们想到,李圭峻之所以有这么巨大的学术成就,与他广博精深地阅读古典医学典籍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成才,对后人具有重要启发。

### 3 李圭峻不仅是成就卓著的医学文献专家,而且在中医基础理论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中医理论思想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李圭峻批驳“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高唱扶阳之说。『素问大要』卷一全文录入『生气通天论』。这是一篇论述阳气重要性的理论作品。李圭峻对这篇文章的注释比较多。他的『扶阳论』是在『生气通天论』的启发下产生的一篇论述阳气重要性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在诊断治疗,组方用药,养生保健,平衡水火等诸多方面均具有深刻意义。对金元以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予以痛快淋漓的驳斥:“至金人河间丹溪之徒出,则以为五行各一,唯火有二。乃曰:人之一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滋阴之药,自幼至老,不可缺也。又

曰：火为元气谷气之贼。一言唱谬，百口和附。于以论病，于以制方，率多杀阳。求以活人，反以杀人……故余反之曰：人之一身，阳常患不足，阴常患有余。故助阳之药，幼亦可服，老尤不可缺也。”李圭峻饱含感情的总结道：“内经十八卷，一言以要之，曰阳密乃固。岂独轩岐之书为然，羲文之经，亦以扶阳为主。圣贤千万言，无非遏恶扬善。苟识其理，奚独卫生而已哉！”

(2) 李圭峻的『气血论』是『扶阳论』思想的延伸。

他指出：“人生何根？火为之根。”“火”属阳，李氏视为生命之本。他总结道：“古之善卫生者，唯善保真火而已。能保真火，气血和平，筋骨坚强，耳目聪明，长有天命。”

(3) 李圭峻坚持『难经』之说，批驳“右肾为命门火”之论。

『难经』第36难说：“藏各有一耳，肾独有两者何也？然，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元气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一也。”而将左肾视为肾，属水；右肾为命门，属火。李圭峻认为把命门归属于火是完全错误的，在临床上，杀人多多。李圭峻指出：“右为命门，火。此言爽理，其真越人之言乎？夫肾者，北方水藏也。天无有北方火，人身岂独有肾脏火乎……今之医者，以水为生，以火为病，认主为贼，杀人靡悟。原其由，皆右肾火一言之谬也。然则肾有两者何也？曰：肾者，冬藏也。于藏，右以纳之，左以泄之。肾之有两以此，非以彼。”这一观点维护了『难经』第三十六难的正确性。第三十六难云：“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元气之所系也。”这是对命门具有收藏护性质的具体说明，根本没有右肾属火的意思。李圭峻对『难经』原意的维护，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临床的实践意义。

(4) 李圭峻对脉诊有深入研究，对『王叔和脉诀』予以批判。

李圭峻的脉诊观点主要反映在『素问附说·脉解』中。他的脉学观点以『难经』为根据，并结合他的脉诊实践提出简便易行的脉诊方法。他引用『难经·第5难』说：“『难经曰』：‘脉有轻重，何谓也？然。初持脉，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

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举指来疾者，肾部也。此说已发尽无余。”诊脉时应该“必先审平人之脉，乃可观有余不足之形。平人一呼吸脉五动，加二为数，减二为迟。加减倍之者，死；无胃气者，死。故曰：必先定五脏之脉，乃可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彼不知脉而欲治病者，譬犹冥行而舍烛，猎鱼而投石也。”李圭峻这些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在临床诊断上均有指导意义。

王叔和是三国魏(220-265)至西晋(265-316)人，具体生卒之年不详。他的『脉经』十卷为脉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六朝时期有名高阳生者，假托王叔和之名，写了一部『脉诀』。『中医大辞典·王叔和脉诀』条下说：“一卷。六朝高阳生托名王叔和的作品。高氏以较通俗的歌诀形式阐述脉理，联系临床实际。书中不少内容是根据王叔和『脉经』重新编撰的。由于易于讲习，流传甚广。但书中的观点对脉义的理解以及文字的鄙浅等方面，后世有不少批评。明代吕复在『群经古方论』中批评高氏谬立七表八里九道之目。本书后经明代熊宗立加注，改名为『勿听子俗解脉诀』。又，『文献通考』认为，本书不见于隋唐『经籍志』，恐为宋熙宁以前人所伪托。”(2) 李圭峻博览医书，他对『王叔和脉诀』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在医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他指出：“王叔和作『脉诀』，愈析愈离，而真言遂隐矣！自是之后，百家影响，风声鹤唳，靡所届止。悲夫！医学失传，亦云微故耶？将无言乎？至道终灭，将尽言乎？天机恐泄，余闷于时，略为之说。若能因此而溯经，得之精神之运，推之阴阳之妙，则病不通情，药乃奏灵矣。”李圭峻对古典医学妙义之追求，排斥异端邪说的勇气，今日读来，仍然令人感动。

(5) 李圭峻以『内经』、『伤寒论』为理论指导，对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如五行生克，五脏六腑，六经起止，及五运六气作了简要明确的概括。见『素问大要』卷首脏腑图及『黄帝素问入式』。在『六经起止歌』中，引用『难经』第28难把奇经八脉加以介绍，与『素问』的经络学说结合在一起，这对于推进韩国古典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4 『素问大要』所据底本简考.

李圭峻没有说他所据『素问』底本是哪个时代所刊刻的『素问』. 就目前流行较广的『素问』刊本来说, 有明代赵府居敬堂本, 明代顾从德本. 明代刊刻『素问』较多, 如熊宗立刊本, 詹林所刊本, 吴勉学刊本, 吴悌刊本, 周曰刊本, 潘之恒刊本等等, 但是这些刊本都没有顾从德刊本, 赵府居敬堂刊本流行广泛. 笔者对照上述诸本寻找李圭峻所据底本, 经详细对比, 发现李圭峻所据底本为明顾从德本, 证据如下:

『素问大要』卷一『通评虚实论篇第六』第一小段之后为『素问·玉机真脏论』, 该文最后一段文字有“然其卒发者, 不必治于传”十字. 经对比诸本, “不必治于传”五字, 赵府居敬堂本, 元古林书堂本, 明熊宗立本, 明吴悌本均作“不必以于传”; 而顾从德本, 詹林所本, 吴勉学本, 周曰本, 潘之恒本均作“不必治于传”. 在明清时代, 流行较广的主要是顾从德本与赵府居敬堂本. 李圭峻抄本作“不必治于传”, 考虑到他所生活的时代, 当时流行的主要是顾本与赵本这两个本子, 因此判断李圭峻所据底本是顾从德本最为合理.

在众多的『素问』版本中, 顾从德本是据北宋『素问』刻本而摹刻之本, 较多地保存了宋本面貌, 极为可贵. 目前中国大陆研究『素问』的人, 大多数都以顾从德本为底本.

#### 5 『素问大要』引用『素问』文章解析.

李圭峻『素问大要题识』指出:“余尝观『素问』, 窃有慨然心者, 间有以是书来问者, 乃为之采其大要, 正其舛讹以与之, 或截半篇而略之, 或合三两而节之, 或加框而标之. 旧凡八十一篇, 今略得二十五篇, 虽未能尽复其本, 而大意亦不远矣.”

下面谨以『素问大要』卷一列举的六篇文章进行分析, 考察一下『素问大要』是不是仅有二十五篇文章.

卷一目录:

上古天真论      生气通天论      金匱真言论  
阴阳应象大论      灵兰秘典论      通评虚实论

『上古天真论』后附『四气调神大论』. 李圭峻注:“旧本此别为『四气调神论』, 今合之, 后亦合篇

皆类此, 而不复识别.”谓所合之篇不举『素问』原来篇目的名称.

『生气通天论』『金匱真言论』全文抄录, 均无合篇.

『灵兰秘典论』仅抄录一半, 从“至道在微, 变化无穷”至篇末未引. 『素问大要题志』说:“或截半篇而略之”指的就是这类情形. 在『灵兰秘典篇』后面抄录了『灵枢经·营卫生会篇』, 『五脏别论』全文, 『宣明五气论篇』, 『五脏生成论篇』.

在『通评虚实论』题目下, 仅仅引录『通评虚实论』一小段文字, 后面引录的是『玉机真脏论』大部分文字.

限于篇幅, 本文不逐篇分析『素问大要』都合并了哪些文章. 仅以卷一而言, 目录列举6篇, 实际附入抄录的还有『四气调神大论』, 『灵枢营卫生会篇』, 『五脏别论』, 『宣明五气论』, 『五脏生成论』以及『玉机真脏论』, 加上原有的六篇, 卷一共计十二篇文章. 可以肯定, 『素问大要』收录的『素问』原文绝对不是25篇.

#### 6 李圭峻对『素问』以“理校”之法进行校勘.

李圭峻对『素问』原文加以简要校勘. 据我考察, 他的校勘是理

校, 就是说, 他凭他自己的理解校勘『素问』, 没有版本的依据. 这些校勘或通过校注表达, 或通过卷末的校勘表加以反映. 例如卷一末校勘表:“今正: 阳气. 旧: 恶气.”意思是说, 卷一『四气调神大论』的“恶气不发, 风雨不节”的“恶”字是误字, 应该改为“阳”字. 他在卷一『四气调神大论』里果然抄写为“阳”字了. 又比如, 『生气通天论』“因于气为肿”, 李圭峻注释道:“气, 当作风. 下文曰: 风者, 百病之始.”许多校勘虽然没有版本的依据, 但是他通过细读『素问』原文, 深味其意, 他的校勘有一定参考价值.

#### 7 李圭峻认为『素问』七篇大论是后人增益之作, 与『素问』其它文章不是

同一时代的作品。

『素问大要』卷四『六元正纪大论』李圭峻注：“此与前篇盖后人之增益也。”指『天元纪大论篇』，『五运行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气交变大论』，『六微旨大论』凡七篇（通称“七大论”），为后人所增如，与『素问』其它诸篇不是同一时期作品。这个学术观点是正确的。北宋林亿在王冰『素问序』“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句下以较长文字说明“七大论”是后人增益之文。李圭峻赞同林亿观点，在小注中简要说明“七大论”是“后人之增益”，是很必要的。经本人所考，“七大论”当为东汉之作，见笔者『内经语言研究』(3)。尽管“七大论”与『素问』其余各篇非同一时代之作，梁代全元起『素问训解』，唐初杨上善『太素』都没有“七大论”，但是，自从王冰把“七大论”收入『素问』以后，“七大论”的医学思想对中国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五运六气”学说，病机十九条等等，这些医学理论一直活跃在现代中国医学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中。李圭峻没有轻视“七大论”，而是把这七篇大论均予录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圭峻的中医学术思想是深刻而全面的。

## 8 『素问大要』简注是研究李圭峻学术思想的重要材料。

『素问大要』以收录『素问』原文不加注释为基本体例。但是李圭峻偶尔加以简要注释，注释分为两种性质：一 词义训诂；二 医理分析。本节着重说明他对『素问』的医理分析。下举两例：

(1) 『上古天真论』所附『四气调神大论』“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李圭峻注：“天不自明，以日月为明；心不自明，以耳目为明。心不清静，则邪害空窍，耳目不聪明矣。”

(2) 『上古天真论第一』所附『四气调神大论』“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李圭峻注：“天地交则云行雨施，万物生荣；天地不交，则雨露不降，草木枯死。故心交肾则精生血荣；火离水则精亡血枯。此死生之机，『内

经』一部之大指也。”

这两段原文不容易理解。初读原文，似讲自然现象，深入思考，乃论生理病理。李圭峻透过字面，深入精髓，紧紧围绕生理病理而解说之。李圭峻的注释是正确的。

## 9 李圭峻有较好的训诂学修养

“训诂”是研究与解释古书字义尤其是研究与解释先秦两汉古书字义的一门比较艰深的学问。研究中国先秦两汉的古代医书，如『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匱要略』、『难经』等等，都需要具有一些训诂学的基本知识。有些中国古代医书，虽然不产生于先秦两汉，但是它们引用和讲解的却是先秦两汉的医书，如『甲乙经』是魏晋时期皇甫谧对『内经』的类编，唐朝初年杨上善的『太素』也是对『内经』的类编，研究这两部著作也需要训诂基本知识。唐中期王冰认为：“标格亦资于训诂”。意思是说，尽管是水平很高的人读『素问』，也需要借助训诂的知识。李圭峻作为20世纪韩国颇有成就的中医文献学家，他在『素问大要』中反映出来的训诂学修养，令我敬佩。

例如：

(1) 『上古天真论第一』“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李圭峻注：“真牙，牙之后生者也。长，谓身长也。”“真牙”之“真”字古代又写作“𠄎”字。按，“真牙”俗称槽牙，在所有牙齿中，最后生长。李注是正确的。“长极”的主语是“身”字，而不是“真牙”二字。李圭峻在注释中补出主语“身”字，使原文大为明白。

(2) 『上古天真论第一』“道者，圣人之行，愚者佩之”。李圭峻注：“佩，背也。”王冰，杨上善对于“佩”字都注释错了。考“佩”通“背”，违背的意思。李圭峻训“佩”为“背也”，深得训诂之精髓。

(3) 『生气通天论篇第二』“汗出见湿，乃生痿痹。高粱之人，足生大丁”，李圭峻注：“高粱，高粱也。古文通音。”谓“梁”的声音与“粱”同，故二字可以通用。指“梁”为通假字，而“粱”为本字。

(4) 『灵兰秘典论篇第五』所附『宣明五气论篇』“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是故多食则脉凝泣。”李圭峻注：“音涩。下同。”谓“泣”字当读为“

涩”，其意义亦同“涩”。

(5)『上古天真论第一』“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李圭峻注：“更，平声；长，去声。”

为什么说这几个训诂反映了李圭峻对训诂具有较好的修养呢？清代著名训诂学家是王念孙及其子王引之。王引之说：“大人曰：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音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焕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拮据为病矣！”(4)。通俗地讲，训诂就是通过声音找出哪个字是假借字哪个字是本字，按照本字去解释字义。例如“高粱”之“梁”的本义是房梁，“粱”字的本义是五谷中的高粱。而“梁”与“粱”二字读音相同，所以可以用“粱”字代替“梁”字。李圭峻说“高粱高粱古文通音”，具体地反映了他对训诂是有较好修养的，反映了他是按照“就古音以求古义”的训诂大法作注释的。

“泣”与“涩”今天的读音已经完全不同了，而在秦汉时代，它们的读音相近，故可以用哭泣的“泣”代替凝涩的“涩”。『素问』里有许多“泣”字当读为“涩”。

“佩”与“背”古音相同。“佩”在句中是假借字，本字是“背”。王冰，杨上善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注释“佩”字都错了。

“更”读平声的时候，意义是改变，更改；读去声的时候，意义是更加，越发。“长”字读平声的时候，意义为长度大；读去声的时候，意义为生长，发育。这种训诂方法是“以声别义”法，也是训诂家常用的方法。

## 10 『素问大要』抄写本有许多讹字，应该校勘。

李圭峻的弟子李锺淳『素问大要后识』说：“钟淳尝拜石谷门，因其病，间及医之说。翁曰：唉，我非医也。欲知医说，盍学黄帝？因出其所撮厘者以与之。曰：此书不多，读之不费日，有以自得矣。淳归而读之，心中有喜；验诸身，有果；试诸人，有保。乃知黄帝之道大矣！而千载之下，使我得闻其微言绝绪者，石谷翁之赐也。此不可私于一家，当广播一世，使圣人之泽，衣被无穷，乃付诸劓鬲氏。恐初学难晓，以所尝

受者，述『方制八法』，又为之略识句读而附之。”此后记写作时间为光武十年丙午（1906年）初夏。是『素问大要』于1906年刊刻成书。

手抄本卷三题目下有一小注：“无为堂汉医院 李元世”，指现行手抄本是李元世所抄录。

根据上述材料，『素问大要』的流传情况可以作如下表述：

1904 李圭峻『素问大要』编撰完毕；

1906 李锺淳将『素问大要』雕版刊刻。日本三木荣『朝鲜医书志』说，杏林书院藏有『素问大要』。是否为刊刻本，当考。

李元世（1904—2001）抄录『素问大要』具体时间不详。他是据李圭峻手写本抄写，还是据李锺淳刊刻本抄写，也是一个应当考证的问题。李圭峻卒于1923年，此年李元世20岁，据金重汉教授说，李元世曾向李圭峻学习医学。

书经传抄，必多讹字。『素问大要』中许多讹字，有可能是李元世抄写时形成的。讹字举例如下：

(1)『六经起止歌』：“奇经八脉者，既不拘于十二经，皆起于何经也？”“皆起于何经也”『难经』第28难作“皆何起何继也？”同篇：“阳维阴维者，络于身。”“络”上脱“维”字。

(2)『上古天真论』“是故嗜欲不能劳其目”，顾从德本“故”作“以”。

(3)『上古天真论』“阴阳和，故有子”，顾从德本“故”下有“能”字。

(4)『上古天真论』“夫道者，年皆百岁能生子乎？”顾从德本“岁”字作“数”，“生”字作“有”。

(5)『上古天真论』“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此皆益其寿命而强者也”，顾从德本“远”作“达”，“皆”作“盖”。

(6)『四气调神大论』“夜卧早起”，顾从德本“朝”作“早”。

(7)『四气调神大论』“使志若伏若匿，若已有得”，顾从德本“匿”字下有“若有私意”四字，『素问大要』脱。

(8)『生气通天论』“起居如惊，神气内浮”，顾从德本“内”作“乃”。

(9) 『生气通天论』“营气不从，逆于肉裡，乃生痲疽”，顾从德本“裡”作“理”，“疽”作“肿”。

(10) 『生气通天论』“虽有大风苛毒，不之能害”，顾从德本“不”作“弗”。

(11) 『阴阳应象大论』“清气在下则飧泄”，顾从德本“则”下有“生”字。

(12) 『灵兰秘典论篇』所附『五脏生成篇』“诊脉之始，五决为纪，欲知其始，先达其母”，顾从德本“达”作“建”。

(13) 『五脏生成篇』“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官者生”，顾从德本“官”作“冠”。

(14) 『通评虚实论』“非其时则生，当其时死”，顾从德本“死”上有“则”字。

(15) 『通评虚实论』所附『玉机真脏论』“病之且死，必先传行其所不胜乃死”，顾从德本“行”下有“至”字。

(16) 『玉机真脏论』“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顾从德本及赵府居敬堂本均无“是”字。

(17) 『玉机真脏论篇』“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是时，可按可药”，顾从德本“当是时”作“当此之时”。

(18) 『玉机真脏论篇』“肾因传之心，心即复反而行之肺，发寒热，法当三日死”，顾从德本，赵府居敬堂本“日”字皆作“岁”字。

(19) 『脉解』引『难经』第5难“脉有轻重，何谓也？然，初指脉，如三菽重”，顾从德本“指”作“持”，“重”上有“之”字。

(20) 『注下解』“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按，“邢”字误，当作“刑”。

本人随读随校，竟发现许多错字，若全面认真校读，还会发现更多错字，『素问大要』应该进行认真的整理与校勘。

### III 结论

『素问大要』是李圭峻研究『素问』的读书心得，篇幅不多，而内容丰富。『素问大要目录』所载『素问』文章数目为25篇，但是附入的文章未计算在内，实际收录的『素问』篇目要多于25篇。中国明代李中梓

著『内经知要』，书凡2卷，1642年雕版刊行。将『内经』主要内容分为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脏象，经络，治则，加以编纂。『素问』篇幅较大，全读较为困难，从中选取尤为重要篇章加以类编，是研究学习『素问』的好方法。『素问大要』在推进韩国医学家学习研究『素问』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素问大要』的重要贡献不仅表现在它汇集了『素问』的重要文章，而且还表现在李圭峻的医学理论与临床思想上。例如，他以『难经』为理论依据，深刻研究脉诊与经络，在『生气通天论』的启发下，大声呼喊“阳秘乃固”，反复强调阳气的作用，这对于克服“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片面性具有重要意义。

通观『素问大要』全书，可以看到李圭峻不仅是一位文献专家，而且是一位具有临床经验的医生。卷首的脏腑图，手足三阴三阳图，五运六气图，五行生克表，六经起止歌等等，是对于临床经验的理论概括。卷末『素问附说百病总括』是诊病，辨证，养生的理论总结。全书将文献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在一起，是李圭峻医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素问大要』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医学著作，既有刊刻本，也有手抄本流行。手抄本的讹字较多，应该对照刊刻本和『素问』原文加以校读，改正错字，适当加注。

李圭峻是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医学家，应该对他的生平事迹加以考证和研究。

### IV 参考文献

<단행본>

1. 丹波元简. 難經集注 (濯纓堂本). 日本內經醫學會. 2002.
2. 錢超塵. 內經語言研究.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0.
3. 王引之. 經義述聞自序.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5.
4. 中医大辭典編輯委員會. 中医大辭典.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1.